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艾

青

蝉之歌



蟬之歌

艾青 著



目 录

怀念天山

忆杭州	(3)
西行	(7)
怀念天山	(10)
乡居	(14)
夏日书简	(18)
走向胜利	(22)
湛江、夹竹桃	(74)
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80)
新加坡的聚会	(90)
澳门行	(94)

蝉的歌

坠马	(107)
埋	(110)
虫	(114)
炸后	(118)
迎一九四一年	(122)
棉絮	(124)
赎罪的话	(125)
俘虏	(128)
养羊英雄刘占海	(134)

画鸟的猎人	(141)
偶像的话	(143)
养花人的梦	(145)
蝉的歌	(147)
怀念	(150)

坪上散步

谈批评	(155)
梦、幻想与现实	(157)
唯美论者	(167)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168)
文艺与政治	(171)
谈《牛郎织女》	(180)
谈大众化和旧形式	(187)
谈艺术民主	(200)
否定的艺术	(206)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214)
要善于选择	(218)
民族文化与文化特性	(219)
为路易·艾黎的贺词	(225)
坪上散步	(227)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北方》序	(233)
《旷野》前记	(234)
《献给乡村的诗》序	(235)
《艾青选集》自序	(236)
《春天》后记	(239)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240)
《艾青抒情诗选一百首》前言	(257)
《诗论》前言	(259)
英译《黑鳗》后记	(260)
《域外集》序	(261)
为朝鲜文《艾青诗选》序	(263)
《艾青论创作》序	(264)
《绿洲笔记》自序	(265)
序袁华清翻译的《艾青诗选》	(266)
日文版《艾青诗选》序	(267)
序《古元木刻集》	(268)
《古元木刻选》序	(270)
《管桦诗画集》序	(274)
《白杨林风情》序	(278)
水的歌手	(282)
我为儿童祝福	(285)
《雁来红》序	(287)
序《艾青的跋涉》	(294)
写在《世界名人书信集》前面	(295)
序王匀耕诗集	(296)
序晓雪诗集《爱》	(297)
陈履生写的《刘国松传》一书序	(298)
《万维生邮票作品选》序	(299)
《惠特曼传》序	(300)
《南方》发刊辞	(302)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303)
听远方有歌声	(319)

让诗能飞翔	(323)
-------------	-------

诗的散步

公刘的诗	(327)
望舒的诗	(334)
一个土家族诗人的机智	(341)
读雷抒雁的《夏天的小诗》	(348)
曹辛之的诗	(351)
秦松的诗	(359)
徐刚的诗	(364)
诗论	(373)
诗论掇拾(一)	(415)
诗论掇拾(二)	(418)
《诗论》拾遗	(422)
诗的散步	(425)
诗的散文美	(427)
诗与时代	(429)
诗与宣传	(436)

怀 念 天 山

忆 杭 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行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嫌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濛，清晨与黄昏的，浮动著水蒸汽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

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咒诅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中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去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濛,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绘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一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最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最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温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切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最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 行

金华车站。早上八九点钟。

我追上一个车站里的办事员：“先生，几点钟有车到南昌？”

“十二点。”他并不停止走路，也不把头朝向我。

我们继续等。

在月台的旁边，还是停着那早已到站了的列车，里面挤满了伤兵，难民，行李。

据说，我们就要等这车开走了之后，另外的车来了才可以上车。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先生，到南昌的车还不卖票吗？”我又追上了另一个办事员。

“不卖票，有车，挤上去就是了。”声音是很低的。

车站里，很多伤兵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

有几个用稻草燃起了火，伸手取暖。

墙上贴了一些路工团体的标语，漫画。在走进月台的门口那儿，贴了一份《浙闽赣边为共产党员来归告民众书》。

妹跑来，说在挤满了人的那排列车的那面，还有一排列车，很多人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屈着身子走过去。

我们也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走过去。

一排列车停着，从每个车窗看去里面都挤满了人。这也

是到南昌的车。

我们挤上去。

在厨房车的过道间用铺盖和皮箱安排了我们的坐位。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我旁边站的是一个伤兵，他是从前线归来的，我们谈上了——谈话的中心是后方的民众运动的欠缺。他时常摇着头，叹着气，阴郁的眼射出灰暗的光，凝视着车窗外面。

“昨天，我在这里（金华）看见一个伤兵在街上卖他的仅有的一条军用毯——他是已饿了两天了。后来，我给了他两毛钱。”

“到处的伤兵医院都说人满，拒绝收容。”

摇头，叹气，失望的眼。

夜了，车还是停着。

在黑暗中，只看见火车头在轨道上徐徐地，来回地驶行着。强烈的灯光扫射着车站附近的景物。汽笛尖锐的嘶叫冲破这黑夜的静寂——真的，我会极度的为这现代的生物所感动，而且爱上了它。

九点多钟时，车终于开了。

车厢里没有一点灯光，很静。间或有小孩的哭声。也很快就被母亲们的催眠声音带走了。

我看着车窗的外面。……

机头的灯光照耀着轨道两旁的原野。我这黑夜里的乘车者，很安然地让自己内心的波动随着这铁轮的转轧的有节律的声音展开我的思绪，我是如此的坚定：这披示给我的漫长的行程和广大的中国的土地，都使我有做一个中国人的强烈的欢喜与骄傲。

黑夜甚至带给我一种宗教的情感，纯朴地愿望着祖国能早日从少数人的自私与顽固的枷锁里解脱，明日的自由的天国，不就在我们的前面了么。……

夜行的列车，愿你加速驰行吧。……

醒来时，感到寒冷，知道天快要亮了。

在晨曦中，三四个六七岁的小孩唱着“打回老家去”。

歌声里，传出了中国的悲哀与对于解放的遥远的呼叫。这歌声，给我在我的眼前描出了一幅在冰天雪地中的东北义勇军行军的美丽的图画。

到玉山时，天已完全亮了。

当车离开玉山时，我就留心着要发现“碉堡”——昨日的，我们民族的不幸的疮痕。

看吧，那土红色的岩石砌成的“碉堡”，对它们除掉古旧的凭吊的感情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历史带给人们的常是对于已往的罪行的宽恕么？

有些“碉堡”上，依然还留有“剿匪安民”、“土匪不减，民众不安”等标语，倒是可哀的古迹呢！

车至南昌，已是夜间十时左右了。

出车站时，路警强索车票。

争执的结果，补半票（他得钱，我们不要票）。我们一共六人，我就眼见他把二十四块钱的纸币放进了裤袋里去。

怀念天山

天下的名山大川很多，唯独天山和我的关系最深。最近我坐飞机从欧洲回来，在飞越中亚细亚之后，我问航空服务员：“什么时间到新疆？”我的目的是要从高空看天山。临到国境线上，我从一万米的上空看下界的万重山，时间是早晨，天山的雪峰映着初阳，像大海中的万顷波涛奔腾而过……

天山！雄伟的天山！壮阔的天山！

我就曾经在这茫茫无边的群山的脚下生活了十六年，占我的生命的四分之一的的时间，今天我看到它，怎能不激动呢？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到新疆。从那之后我曾多次进出玉门头。我从星星峡、哈密到吐鲁番的路上看见了火焰山。远远看去，好像在燃烧着千年不灭之火，难怪古代的诗人们由它而产生了神话。——孙悟空借了铁扇公主的扇子想扑灭火焰山。

我第一次到乌鲁木齐之后，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写一个活动在天山一带的出色的驾驶员。我几次到天山里面的一个峡谷——后峡，从住帐篷到住楼房，那儿有一个新建立的钢铁厂，交识了不少人。我曾几次到一个四千多米高的明槽——南北疆分界的地方，那是个新辟开的山口，风很大，有一次还刮着风雪，而山下却是一片骄阳。

在明槽附近有一片永不消融的冰大坂，很大的银白色的平面，谁也不知道那儿的冰有多厚。

那时,我们所走的是一条解放后新开辟的公路。天山的路是难走的。公路有些段落很窄,不仅窄,而且大都是急转弯,汽车必须不断地按喇叭,以便对面来的车找一个比较宽的地方等着,让这辆车过去了再走。

路的旁边,上下都是陡直的崖壁,在灌木丛的掩盖下的深渊,不断地传来山涧的流水声,那正是水獭出没的场所。

想当年筑路的人们该多么艰难。公路经过的几个地方,山夹口的平坦的处所,可以看见留着纪念碑,那就是埋下筑路时死了的人的坟墓。让我们过路的人采上一束野花向他们致敬吧。

在这条公路上还可以看见牧民从这个草场搬到另一个草场,他们只要两匹骆驼就把帐篷和家具,全家男女老少都搬走了。他们走山路就像在平地上一样地安详。听说这条公路如今已加宽了。

我也常常跟随热心于边疆建设的人们进入天山。天山里面有煤矿、铁矿,有石灰窑、水泥厂、陶瓷厂、玻璃厂,有不少的居民点,有的已经形成村镇。

在天山的北坡,覆盖着葱郁的云杉、塔松林。这些树种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它们常常依靠积雪融化的一点水,让种子发芽,把根扎入岩缝,紧紧地攀住岩石,把枝干直直的指向高空生长,既茂密又整齐,蔓延几十公里,形成苍茫的林海。

我曾经到煤矿的路上看见无比巨大的红色的岩层,远远看去像古代的城堡,比什么建筑都更雄伟。我们的画家和建筑师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天山里面的著名的紫泥泉种羊场,是培育细毛羊的基地,那儿有百年以上的榆树林构成幽美的风景。树林里有蘑菇。